# 資治通鑑/卷1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

► 卷一百八十三

起昭陽作噩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82卷
卷第一百八十二

【隋紀六】　起昭陽作噩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煬皇帝中大業九年（癸酉，公元六一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詔徵天下兵集涿郡。始募民為驍果，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。

靈武賊帥白瑜娑劫掠牧馬，北連突厥，隴右多被其患，謂之「奴賊」。

戊戌，赦天下。

己亥，命刑部尚書衛文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。

二月，壬午，詔：「宇文述以兵糧不繼，遂陷王師；乃軍吏失於支料，非述之罪，宜復其官爵。」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帝謂侍臣曰：「高麗小虜，侮慢上國；今拔海移山，猶望克果，況此虜乎！」乃復議伐高麗。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：「戎狄失禮，臣下之事；千鈞之弩，不為鼷鼠發機，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！」帝不聽。

三月，丙子，濟陰孟海公起為盜，保據周橋，眾至數萬，見人稱引書史，輒殺之。

丁丑，發丁男十萬城大興。戊寅，帝幸遼東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。

時所在盜起，齊郡王薄、孟讓、北海郭方預、清河張金稱、平原郝孝德、河間格謙、勃海孫宣雅，各聚眾攻剽，多者十餘萬，少者數萬人，山東苦之。天下承平日久，人不習兵，郡縣吏每與賊戰，望風沮敗。唯齊郡丞閻鄉張須陀得士眾心，勇決善戰，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。薄恃其驟勝，不設備；須陀掩擊，大破之。薄收餘兵北渡河，須陀追擊於臨邑，又破之。薄北連孫宣雅、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，須陀帥步騎二萬擊之，賊眾大敗。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城下，大掠。須陀未暇集兵，帥五騎與戰，賊競赴之，圍百餘重，身中數創，勇氣彌厲。會城中兵至，賊稍退卻。須陀督眾擊之，長才等敗走。庚子，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，大掠而去。須陀謂民屬曰：「賊恃其強，謂我不能救。吾今速行，破之必矣！」乃簡精兵倍道進擊，大破之，斬數萬級，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。

歷城羅士信，年十四，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。賊始布陳，士信馳至陳前，刺殺數人，斬一人首，擲空中，以槊盛之，揭以略陳；賊徒愕眙，莫敢近。須陀因引兵奮擊，賊眾大潰。士信逐北，每殺一人，劓其鼻懷之，還，以驗殺賊之數；須陀歎賞，引置左右。每戰，須陀先登，士信為副。帝遣使慰諭，並畫須陀、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午，車駕渡遼。壬申，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。

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。仁恭進軍至新城，高麗兵數萬拒戰，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，高麗嬰城固守。帝命諸將攻遼東，聽以便宜從事。飛樓、橦、雲梯、地道四面俱進，晝夜不息，而高麗應變拒之，二十餘日不拔，主客死者甚眾。沖梯竿長十五丈，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，臨城與高麗戰，短兵接，殺十數人，高麗競擊之而墜；未及地，適遇竿有垂絲亙，光接而復上。帝望見，壯之，即拜朝散大夫，恆置左右。

禮部尚書楊玄感，驍勇，便騎射，好讀書，喜賓客，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；與薄山公

李密善。密，弼之曾孫也，少有才略，志氣雄遠，輕財好士，為左親侍。帝見之，謂宇文述曰：「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，瞻視異常，勿令宿衛！」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，密遂屏人事，專務讀書。嘗乘黃牛讀《漢書》，楊素遇而異之，因召至家，與語，大悅，謂其子玄感等曰：「李密識度如此，汝等不及也！」由是玄感與為深交。時或侮之，密曰：「人言當指實，寧可面諛！若決機兩陳之間，暗鳴咄嗟，使敵人震懾，密不如公；驅策天下賢俊，各申其用，公不如密：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！」玄感笑而服之。

素恃功驕倨，朝宴之際，或失臣禮。帝心銜而不言，素亦覺之。及素薨，帝謂近臣曰：「使素不死，終當夷族。」玄感頗知之，且自以累世貴顯，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，見朝政日紊，而帝多猜忌，內不自安，乃與諸弟潛謀作亂。帝方事征伐，玄感自言：「世荷國恩，願為將領。」帝喜曰：「將門必有將，相門必有相，固不虛也！」由是寵遇日隆，頗預朝政。

帝伐高麗，命玄感於黎陽督運，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、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，故逗遛漕運，不時進發，欲令渡遼諸軍乏食；帝遣使者促之，玄感揚言水路多盜，不可前後而發。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，鷹揚郎將萬石，並從幸遼東，玄感潛遣人召之，二人皆亡還。萬石至高陽，為監事許華所執，斬於涿郡。

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，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，詐稱護兒反。六月，乙巳，玄感入黎陽，閉城，大索男夫，取帆布為牟、甲，署官屬，皆准開皇之舊。移書傍郡，以討護兒為名，各令發兵會於倉所。郡縣官有干用者，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，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，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，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。

治書侍御史游元，督運在黎陽，玄感謂曰：「獨夫肆虐，陷身絕域，此天亡之時也。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，卿意如何？」元正色曰：「尊公荷國寵靈，近古無比。公之弟兄，青紫交映，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。豈意墳土未干，親圖反噬！僕有死而已，不敢聞命！」玄感怒而囚之，屢脅以兵，不能屈，乃殺之。元，明根之孫也。

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，丹楊、宣城篙梢三千餘人，刑三牲誓眾，且諭之曰：「主上無道，不以百姓為念，天下騷擾，死遼東者以萬計。今與君等起兵，以救兆民之弊，何如？」眾皆踴躍稱萬歲。乃勒兵部分。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。

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，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。及舉兵，密適至，玄感大喜，以為謀主，謂密曰：「子常以濟物為己任，今其時矣！計將安出？」密曰：「天子出征，遠在遼外，去幽州猶隔千里。南有巨海，北有強胡，中間一道，理極艱危。公擁兵出其不意，長驅入薊，據臨渝之險，扼其咽喉。歸路既絕，高麗聞之，必躡其後。不過旬月，資糧皆盡，其眾不降則潰，可不戰而擒，此上計也。」玄感曰：「更言其次。」密曰：「關中四塞，天府之國，雖有衛文升，不足為意。今帥眾鼓行而西，經城勿攻，直取長安。收其豪傑，撫其士民，據險而守之。天子雖還，失其根本，可徐圖也。」玄感曰：「更言其次。」密曰：「簡精銳，晝夜倍道，襲取東都，以號令四方。但恐唐禕告之，先己固守。若引兵攻之，百日不克，天下之兵四面而至，非僕所知也。」玄感曰：「不然，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，若先取之，足以動其心。且經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！公之下計，乃上策也。」遂引兵向洛陽，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，先取河內。唐禕據城拒守，玄挺無所獲。

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，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。玄感不得度，乃於汲郡南渡河，從之者如市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，玄挺自白司馬板逾邙山南入，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，相去十里許，自稱大軍。其兵皆執單刀柳楯，無弓矢甲冑。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，將作監、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。善意渡洛南，營於漢王寺；明日，積善兵至，不戰自潰，鎧仗皆為積善所取。弘策出至白司馬板，一戰，敗走，棄鎧仗者太半，玄挺亦不追。弘策退三四里，收散兵，復結陳以待之；玄挺徐至，坐息良久，忽起擊之，弘策又敗，如是五戰。丙辰，玄挺直抵太陽門，弘策將士餘騎馳入宮城，自餘無一人返者，皆歸於玄感。

玄感屯上春門，每誓眾曰：「我身為上柱國，家累鉅萬金，至於富貴，無所求也。今不顧滅族者，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！」眾皆悅。父老爭獻牛酒，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，日以千數。

內史舍人韋福嗣，洸之兄子也，從軍出拒玄感。為玄感所獲；玄感厚禮之，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。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樊子蓋，數帝罪惡，云：「今欲廢昏立明，願勿拘小禮，自貽伊戚。」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，東都舊官多慢之，至於部分軍事，未甚承稟。裴弘策與子蓋同班，前出討賊失利，子蓋更使出戰，不肯行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。國子祭酒河東楊汪，小有不恭，子蓋又將斬之；汪頓首流血，乃得免。於是將吏震肅，無敢仰視，令行禁止。玄感盡銳攻城，子蓋隨方拒守，玄感不能克。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，聞弘策死，皆不敢入城。韓擒虎子世謩、觀王雄子恭道、虞世基子柔、來護兒子

淵、裴蘊子爽、大理卿鄭善果子儼、周羅睺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，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。善果，譯之兄子也。

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，發五千守慈澗道，五千守伊闕道，遣韓世㠯將三千人圍滎陽，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。虎牢降，以覺為鄭州刺史，鎮虎牢。

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升帥兵四萬救東都，文升至華陰，掘楊素塚，焚其骸骨，示士卒以必死，遂鼓行出崤、澠，直趨東都城北。玄感逆拒之；文升且戰且行，屯於金谷。

遼東城久不拔，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，滿貯土，欲積為魚梁大道，闊三十步，高與城齊，使戰士登而攻之。又作八輪樓車，高出於城，夾魚梁道，欲俯射城內，指期將攻，城內危蹙。會楊玄感反書至，帝大懼，引納言蘇威入帳中，謂曰：「此兒聰明，得無為患？」威曰：「夫識是非，審成敗，乃謂之聰明，玄感粗疏，必無所慮。但恐因此浸成亂階耳。」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，益憂之。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，玄感之反，政與之通謀，玄縱兄弟亡歸，政潛遣之。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，政內不自安，戊辰，亡奔高麗。庚午，夜二更，帝密召諸將，使引軍還，軍資、器械、攻具，積如丘山，營壘、帳幕、案堵不動，皆棄之而去。眾心怵懼，無復部分，諸道分散。高麗即時覺之，然不敢出，但於城內鼓噪。至來日午時，方漸出外，四遠覘偵，猶疑隋軍詐之。經二日，乃出數千兵追躡，畏隋軍之眾，不敢逼，常相去八九十里，將至遼水，知御營畢渡，乃敢逼後軍。時後軍猶數萬人，高麗隨而抄擊，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。

初，帝再征高麗，復問太史令庾質曰：「今段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實愚迷，猶執前見，陛下若親動萬乘，勞費實多。」帝怒曰：「我自行猶不克，直遣人去，安得有功！」及還，謂質曰：「卿前不欲我行，當為此耳。玄感其有成乎？」質曰：「玄感地勢雖隆，素非人望，因百姓之勞，冀幸成功。今天下一家，未易可動。」

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，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、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。來護兒至東萊，聞玄感圍東都，召諸將議旋軍救之。諸將咸以無敕，不宜擅還，固執不從，護兒厲聲曰：「洛陽被圍，心腹之疾；高麗逆命，猶疥癬耳。公家之事，知無不為，專擅在吾，不關諸人，有沮議者，軍法從事！」即日回軍。令子弘、整馳驛奏聞。帝時還至涿郡，已敕護兒救東都，見弘、整，甚悅，賜護兒璽書曰：「公旋師之時，是朕敕公之日，君臣意合，遠同符契。」

先是，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，令從軍自效，從來護兒在東萊，帝疑之，詔鎖子雄至行在所。子雄殺使者，逃奔玄感。衛文升以步騎二萬渡濩水，與玄感戰，玄感屢破之。玄感每戰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摧陷，又善撫悅其下，皆樂為致死，由是每戰多捷，眾益盛，至十萬人。文升眾寡不敵，死傷太半且盡，乃更進屯邙山之陽，與玄感決戰，一日十餘合。會楊玄挺中流矢死，玄感軍乃稍卻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。元進手長尺餘，臂垂過膝，自以相表非常，陰有異志。會帝再發三吳征高麗，三吳兵皆相謂曰：「往歲天下全盛，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；今已罷弊，復為此行，吾屬無遺類矣！」由是多亡命。郡縣捕之急，聞元進舉兵，亡命者雲集，旬月間，眾至數萬。

始，楊玄感至東都，自謂天下響應，功在朝夕。得韋福嗣，委以心膂，不復專任李密。福嗣每畫策，皆持兩端；密揣知其意，謂玄感曰：「福嗣元非同盟，實懷觀望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，聽其是非，必為所誤，請斬之！」玄感曰：「何至於此！」密退，謂所親曰：「楚公好反而不欲勝，吾屬今為虜矣！」

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，玄感以問密，密曰：「昔陳勝自欲稱王，張耳諫而被外；魏武將求九錫，荀彧止而見誅。今者密欲正言，還恐追蹤二子；阿諛順意，又非密之本圖。何者？兵起以來，雖復頻捷，至於郡縣，未有從者；東都守禦尚強，天下救兵益至，公當挺身力戰，早定關中，乃亟欲自尊，何示人不廣也！」玄感笑而止。

屈突通引兵屯河陽，宇文述繼之，玄感問計於李子雄，子雄曰：「通曉習兵事，若一得渡河，則勝負難決，不如分兵拒之。通不能濟，則樊、衛失援。」玄感然之，將拒通；樊子蓋知其謀，數擊其營，玄感不得往。通濟河，軍於破陵。玄感分為二軍，西抗文升，東拒通。子蓋復出兵大戰，玄感軍屢敗，與其黨謀之，李子雄曰：「東都援軍益至，我軍數敗，不可久留，不如直入關中，開永豐倉以振貧乏，三輔可指麾而定，據有府庫，東面而爭天下，亦霸王之業也。」李密曰：「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強兵在隴右，可聲言其反，遣使迎公，因此入關，可以紿眾。」

會華陰諸楊請為嚮導，壬辰，玄感解東都圍，引兵西趣潼關，宣言：「我已破東都，取關西矣！」宇文述等諸軍躡之。至弘農宮，父老遮說玄感曰：「宮城空虛，又多積粟，攻之易下。」玄感以為然。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：「玄感聞大軍將至，欲西圖關中，若成其計，則難克也；當以計縻之，使不得進，不出一旬，可以成擒。」及玄感軍

至城下，智積登陴詈之；玄感怒，留攻之。李密諫曰：「公今詐眾西入，軍事貴速，況乃追兵將至，安可稽留！若前不得據關，退無所守，大眾一散，何以自全！」玄感不從，遂攻之，燒其城門，智積於內益火，玄感兵不得入。三日不拔，乃引而西。至閿鄉，宇文述、衛文昇、來護兒、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。玄感上槃豆，布陳亙五十里，且戰且行，玄感一日三敗。八月，壬寅，玄感陳於董杜原，諸軍擊之，玄感大敗，獨與十餘騎奔上洛。追騎至，玄感叱之，皆反走。至葭蘆戍，獨與弟積善徒步走，自度不免，謂積善曰：「我不能受人戮辱，汝可殺我！」積善抽刀斫殺之，因自刺，不死，為追兵所執，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。磔玄感屍於東都市，三日，復爨而焚之。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，將赴玄感，為郡丞周旋玉所殺；仁行為朝請大夫，伏誅於長安。

玄感之圍東都也，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，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，旬月間眾十餘萬，攻剽郡縣；至襄城，聞玄感敗，眾稍散，為吏所獲，傳首東都。

帝以元弘嗣，斛斯政之親也，留守弘化郡，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，因代為留守，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。淵御眾寬簡，人多附之。帝以淵相表奇異，又名應圖讖，忌之。未幾，徵詣行在所，淵遇疾未謁，其甥王氏在後宮，帝問曰：「汝舅來何遲？」王氏以疾對，帝曰：「可得死否？」淵聞之，懼，因縱酒納賂以自晦。

癸卯，吳郡朱燮、晉陵管崇聚眾寇掠江左。燮本還俗道人，涉獵經史，頗知兵法，形容眇小，為昆山縣博士，與數十學生起兵，民苦役者赴之如歸。崇長大，美姿容，志氣倜儻，隱居常熟，自言有王者相，故群盜相與奉之。時帝在涿郡，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，分為五營以備南賊。崇遣其將陸顗渡江，夜，襲六兒，破其兩營，收其器械軍資而去，眾益盛，至十萬。

辛酉，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。帝使大理卿鄭善果、御史大夫裴蘊、刑部侍郎骨儀、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。儀，本天竺胡人也。帝謂蘊曰：「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為盜耳。不盡加誅，無以懲後。」子蓋性既殘酷，蘊復受此旨，由是峻法治之，所殺三萬餘人，皆籍沒其家，枉死者太半，流徙者六千餘人。玄感之圍東都也，開倉賑給百姓。凡受米者，皆坑之於都城之南。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、琅邪王胄俱坐徙邊，綽、胄亡命，捕得，誅之。

帝善屬文，不欲人出其右。薛道衡死，帝曰：「更能作『空梁落燕泥』否！」王胄死，帝誦其佳句曰：「『庭草無人隨意綠，』復能作此語邪！」帝自負才學，每驕天下之士，

嘗謂侍臣曰：「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，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，亦當為天子矣。」

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：「我性不喜人諫，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，彌所不耐。至於卑賤之士，雖少寬假，然卒不置之地上。汝其知之！」世南，世基之弟也。

帝使裴矩安集隴右，因之會寧，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，遣闕達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，還而奏狀，帝大賞之。

九月，己卯，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，有眾數萬。

甲午，車駕至上谷，以供費不給，免太守虞荷等官。閏月，己巳，幸博陵。

冬，十月，丁丑，賊帥呂明星圍東郡，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。

劉元進帥其眾將渡江，會楊玄感敗，朱燮、管崇迎元進，推以為主，據吳郡，稱天子，燮、崇俱為尚書僕射，署置百官，毘陵、東陽、會稽、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。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、光祿大夫下邽魚俱羅將兵討之。

十一月，己酉，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，孝慈敗死。

楊玄感之西也，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，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。樊子蓋收玄感文簿，得其書草，封以呈帝；帝命執送行在。李密亡命，為人所獲，亦送東都。樊子蓋鎖送福嗣、密及楊積善、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，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，悉使出其所繼金以示使者曰：「吾等死日，此金並留付公，幸用相瘞，其餘即皆報德。」使者利其金，許諾，防禁漸弛。密請通市酒食，每宴飲，喧嘩竟夕，使者不以為意。行至魏郡石梁驛，飲防守者皆醉，穿牆而逸。密呼韋福嗣同去，福嗣曰：「我無罪，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。」至高陽，帝以書草示福嗣，收付大理。宇文述奏：「凶逆之徒，臣下所當同疾，若不為重法，無以肅將來。」帝曰：「聽公所為。」十二月，甲申，述就野外，縛諸應刑者於格上，以車輪括其頸，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，亂髮矢如□胃毛，支體糜碎，猶在車輪中。積善、福嗣仍加車裂，皆焚而揚之。積善自言手殺玄感，冀得免死。帝曰：「然則梟類耳！」因更其姓曰梟氏。

唐縣人宋子賢，善幻術，能變佛形，自稱彌勒出世，遠近信惑，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

乘輿；事洩，伏誅，並誅黨與千餘家。

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，人有歸心者，輒獲吉夢，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，因舉兵反，眾至數萬。丁亥，海明自稱皇帝，改元白烏。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。

帝召衛文升、樊子蓋詣行在；慰勞之，賞賜極厚，遣還所任。

劉元進攻丹楊，吐萬緒濟江擊破之，元進解圍去，緒進屯曲阿。元進結柵拒緒，相持百餘日；緒擊之，賊眾大潰，死者以萬數。元進挺身夜遁，保其壘。朱燮、管崇等屯毘陵，連營百餘里，緒乘勝進擊，復破之。賊退保黃山，緒圍之，元進、燮僅以身免，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個餘人，收其子女三萬餘口，進解會稽圍。魚俱羅與緒偕行，戰無不捷，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，賊敗而復聚，其勢益盛。

元進退據建安，帝令緒進討，緒以士卒疲弊，請息甲待來春，帝不悅。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，諸子在洛京，潛遣家僕迎之；帝怒。有司希旨，奏緒怯懦，俱羅敗衄，俱羅坐斬，徵緒詣行在，緒憂憤，道卒。

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。世充渡江，頻戰皆捷，元進、燮敗死於吳，其餘眾或降或散。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，約降者不殺。散者始欲入海為盜，聞之，旬月之間，歸首略盡，世充悉坑之於黃亭澗，死者三萬餘人。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，官軍不能討，以至隋亡。帝以世充有將帥才，益加寵任。

是歲，詔為盜者籍沒其家。時群盜所在皆滿，群縣官因之各專威福，生殺任情矣。

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，俱亡命為群盜。伏威年十六，每出則居前，入則殿後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。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為盜，伏威使公祏謂之曰：「今我與君同苦隋政，各舉大義，力分勢弱，常恐被擒。若合為一，則足以敵隋矣。君能為主，吾當敬從，自揆不堪，宜來聽命；不則一戰以決雌雄。」海潮懼，即帥其眾降之。伏威轉掠淮南，自稱將軍，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，伏威與戰，陽為不勝，引顯眾入葭葦中，因從上風縱火，顯眾皆燒死。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，輕之，召與並力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，自與左右十人繼牛酒入謁，於座殺破陳，並其眾。

煬皇帝中大業十年（甲戌，公元六一四年）

春，二月，辛未，詔百僚議伐高麗，數日，無敢言者。戊子，詔復徵天下兵，百道俱進。

丁酉，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為天子，有眾十萬，自稱唐王。

三月，壬子，帝行幸涿郡，士卒在道，亡者相繼。癸亥，至臨渝宮，禡祭黃帝，斬叛軍者以釁鼓，亡者亦不止。

夏，四月，榆林太守成紀董純與彭城賊帥張大虎戰於昌慮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。

甲午，車駕至北平。

五月，庚申，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，建元大世，有眾十萬，與稽胡相表裡為寇。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，發兵擊之，戰於上郡，斬迦論並將卒萬餘級，虜男女數萬口而還。

秋，七月，癸丑，車駕次懷遠鎮。時天下已亂，所徵兵多失期不至，高麗亦困弊。來護兒至畢奢城，高麗舉兵逆戰，護兒擊破之，將趣平壤，高麗王元懼，甲子，遣使乞降，囚送斛斯政。帝大悅，遣使持節召護兒還。護兒集眾曰：「大軍三出，未能平賊，此還不可復來。勞而無功，吾竊恥之。今高麗實困，以此眾擊之，不日可克。吾欲進兵徑圍平壤，聚高元，獻捷而歸，不亦善乎！」答表請行，不肯奉詔。長吏崔君肅固爭，護兒不可，曰：「賊勢破矣，獨以相任，自足辦之。吾在閫外，事當專決，寧得高元還而獲譴，捨此成功，所不能矣！」君肅告眾曰：「若從元帥違拒詔書，必當聞奏，皆應獲罪。」諸將懼，俱請還，乃始奉詔。

八月，己巳，帝自懷遠鎮班師。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，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。冬，十月，丁卯，上至東都；己丑，還西京。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；仍徵高麗王元入朝，元竟不至。敕將帥嚴裝，更圖後舉，竟不果行。

初，開皇之末，國家殷盛，朝野皆以高麗為意，劉炫獨以為不可，作《撫夷論》以刺之，至是，其言始驗。

十一月，丙申，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，如楊積善之法，仍烹其肉，使百官啖之，佞者或

啖之至飽，收其餘骨，焚而揚之。

乙巳，有事於南郊，上不齋於次。詰朝，備法駕，至即行禮。是日，大風。上獨獻上帝，三公分獻五帝。禮畢，御馬疾驅而歸。

乙卯，離石胡劉苗王反，自稱天子，眾至數萬；將軍潘長文討之，不克。

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，保林慮山為盜。

帝將如東都，太史令庚質諫曰：「比歲伐遼，民實勞弊，陛下宜鎮撫關內，使百姓盡力農桑，三五年間，四海稍豐實，然後巡省，於事為宜。」帝不悅。質辭疾不從，帝怒，下質獄，竟死獄中。十二月，壬申，帝如東都，赦天下；戊子，入東都。

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，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。純戰雖屢捷，而盜賊日滋，或譖純怯懦；帝怒，鎖純詣東都，誅之。

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，至盱眙，眾十餘萬，據都梁宮，阻淮為固。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，為五柵以塞險要，羸形示弱。讓笑曰：「世充文法小吏，安能將兵！吾今生縛取，鼓行入江都耳！」時民皆結堡自固，野無所掠，賊眾漸餒，乃少留兵，圍五柵，分人於南方抄掠；世充伺其懈，縱兵出擊，大破之，讓以數十騎遁去，斬首萬餘級。

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，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，孝友窘迫出降。須陀威振東夏，以功遷齊郡通守，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。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祝阿，須陀將萬人邀之。相持十餘日，糧盡，將退，謂將士曰：「賊見吾退，必悉眾來追，若以千人襲據其營，可有大利。此誠危事，誰能往者？」眾莫對，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。於是須陀委柵而遁，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，明月悉眾追之。士信、叔寶馳至其柵，柵門閉，二人超升其樓，各殺數人，營中大亂；二人斬關以納外兵，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，煙焰漲天。明月奔還，須陀回軍奮擊，大破之，明月以數百騎遁去，所俘斬無算。叔寶名瓊，以字行。

煬皇帝中大業十一年（乙亥，公元六一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，並以學士補之。帝好讀書著述，自為揚州總管，置正

府學士至百人，常令修撰，以至為帝，前後近二十載，修撰未嘗暫停；自經術、文章、兵、農、地理、醫、卜、釋、道乃至蒲博、鷹狗，皆為新書，無不精洽，共成三十一部，萬七千餘卷。初，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，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，除其復重猥雜，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，納於東都修文殿。又寫五十副本，簡為三品，分置西京、東都宮、省、官府，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，寶軸錦標。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，窗戶床褥廚幔，咸極珍麗，每三間開方戶，垂錦幔，上有二飛仙，戶外地中施機發。帝幸書室，有宮人執香爐，前行踐機，則飛仙下，收幔而上，戶扉及廚扉皆自啟，帝出，則垂閉復故。帝以戶口逃亡，盜賊繁多，二月，庚午，詔民悉城居，田隨近給。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。

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，國號燕；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：眾各十餘萬，北連突闕，南寇燕、趙。

初，高祖夢洪水沒都城，意惡之，故遷都大興。申明公李穆薨，孫筠襲爵。叔父渾忿其吝嗇，使兄子善衡賊殺之，而證其從父弟瞿曇，使之償死。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：「若得紹封，當歲奉國賦之半。」述為之言於太子，奏高祖，以渾為穆嗣。二歲之後，不復以國賦與述，述大恨之。帝即位，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，改封郕公，帝以其門族強盛，忌之。會有方士安伽陀言「李氏當為天子」，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。渾從子將作監敏，小名洪兒，帝疑其名應讖，常面告之，冀其引決。敏大懼，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；述譖之於帝，仍遣虎賁郎將河東裴會基表告渾反。帝收渾等家，遣尚書左丞元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，案問數日，不得反狀，以實奏聞。帝更遣述窮治之，述誘教敏妻宇文氏為表，誣告渾謀因渡遼，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，立敏為天子。述持入，奏之，帝泣曰：「吾宗社幾傾，賴公獲全耳。」三月，丁酉，殺渾、敏、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，自三從以上皆徙邊徼。後數月，敏妻亦鴆死。

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，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，奏以為鸞。時孔雀已飛去，無可得驗，於是百僚稱賀。詔以德儒誠心冥會，肇見嘉祥，擢拜朝散大夫，賜物百段，餘人皆賜束帛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。

己酉，帝行幸太原；夏，四月，幸汾陽宮避暑。宮城迫隘，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，結草為營而居之。

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、河東撫慰大使，承製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，仍發河東兵討捕群

盜。淵行至龍門，擊賤帥母端兒，破之。

秋，八月，乙丑，帝巡北塞。

初，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，獻策分其勢，欲以宗女嫁弟叱吉設，拜為南面可汗；叱吉不敢受，始畢聞而漸怨。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，為始畢所寵任，矩詐與為互市，誘至馬邑下，殺之。遣使詔始畢曰：「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，我已相為斬之。」始畢知其狀，由是不朝。

戊辰，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，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。壬申，車駕馳入雁門，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。癸酉，突厥圍雁門，上下惶怖，撤民屋為守禦之具，城中兵民十五萬口，食僅可支二旬，雁門四十一城，突厥克其三十九，唯雁門、崞不下。突厥急攻雁門，矢及御前；上大懼，抱趙王杲而泣，目盡腫。

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，納言蘇威曰：「城守則我有餘力，輕騎乃彼之所長，陛下萬乘之主，豈宜輕動！」民部尚書樊子蓋曰：「陛下乘危徼幸，一朝狼狽，悔之何及！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，坐徵四方兵使入援。陛下親撫循士卒，諭以不復征遼，厚為勳格，必人人自奮，何憂不濟！」內史侍郎蕭瑀以為：「突厥之俗，可賀敦預知軍謀；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，必恃大國之援。若使一介告之，借使無益，庸有何損。又，將士之意，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，還事高麗，若發明詔，諭以赦高麗、專討突厥，則眾心皆安，人自為戰矣。」瑀，皇后之弟也。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，下詔停遼東之役。帝從之。

帝親巡將士，謂之曰：「努力擊賊，苟能保全，凡在行陳，勿憂富貴，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。」乃下令：「守城有功者，無官直除六品，賜物百段；有官以次增益。」使者慰勞，相望於道，於是眾皆踴躍，晝夜拒戰，死傷甚眾。

甲申，詔天下募兵，守令競來赴難。李淵之子世民，年十六，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，說定興多繼旗鼓為疑兵，曰：「始畢敢舉兵圍天子，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。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，夜則鉦鼓相應，虜必謂救兵大至，望風遁去。不然，彼眾我寡，若悉軍來戰，必不能支。」定興從之。

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，公主遣使告始畢云：「北邊有急。」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

口；九月，甲辰，始畢解圍去。帝使人出偵，山谷皆空，無胡馬，乃遣二千騎追躡，至馬邑，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。

丁未，車駕還至太原。蘇威言於帝曰：「今盜賊不息，士馬疲弊，願陛下亟還西京，深根固本，為社稷計。」帝初然之。宇文述曰：「從官妻子多在東都，宜便道向洛陽，自潼關而入。」帝從之。

冬，十月，壬戌，帝至東都，顧眄街衢，謂侍臣曰：「猶大有人在。」意謂向日平楊玄感，殺人尚少故也。蘇威追論勳格太重，宜加斟酌，樊子蓋固請，以為不宜失信，帝曰：「公欲收物情邪！」子蓋懼，不敢對。帝性吝官賞，初平楊玄感，應授勳者多，乃更置戎秩：建節尉為正六品，次奮武、宣惠、綏德、懷仁、秉義、奉誠、立信等尉，遞降一階。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，至是，得勳者才千五百人，皆准平玄感勳，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，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，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，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，亦無賜。會仍議伐高麗，由是將士無不憤怨。

初，蕭瑀以外戚有才行，嘗事帝於東宮，累遷至內史侍郎，委以機務。瑀性剛鯁，數言事忤旨，帝漸疏之。及雁門圍解，帝謂群臣曰：「突厥狂悖，勢何能為！少時未散，蕭瑀遽相恐動，情不可恕！」出為河池郡守，即日遣之。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，知突厥必為寇，屢請早還京師，帝不納，及解圍，帝怒曰：「子崇怯懦，驚動眾心，不可居爪牙之官。」出為離石郡守。子崇，高祖之族弟也。

楊玄感之亂，龍舟水殿皆為所焚，詔江都更造，凡數千艘，制度仍大於舊者。

壬申，盧明月帥眾十萬寇陳、汝。

東海李子通，有勇力，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，群盜皆殘忍，而子通獨寬仁，由是人多歸之，未半歲，有眾萬人。才相忌之，子通引去，渡淮，與杜伏威合。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，凡三十餘人，濟陰王雄誕、臨濟闞稜為之冠。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，遣兵襲之。伏威被重創墜馬，雄誕負之逃葭葦中，收散兵復振。將軍來整擊伏威，破之；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，勇而多力，負伏威以逃，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，與隋兵力戰，由是得免。來整又擊李子通，破之，子通帥其餘眾奔海陵，復收兵得二萬人，自稱將軍。

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，從軍，遂亡命聚眾為盜，謂之「可達寒賊」，自稱迦樓羅王，眾

至十餘萬，引兵轉掠荊、沔及山南郡縣，所過□類無遺。

十二月，庚寅，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。子蓋不分臧否，自汾水之北，村塢盡焚之，賊有降者皆坑之。百姓怨憤，益相聚為盜。詔以李淵代之。有降者，淵引置左右，由是賊眾多降，前後數萬人，餘黨散入它郡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